

有一分證據，
說一分話。

通

胡适作品系列

问题与主义

胡适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59867

C52
263

胡适作品系列

问题与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65991

C52
2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题与主义/ 胡适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8

(胡适作品系列)

ISBN 978-7-301-22198-3

I. ①问… II. ①胡… III. ①胡适 (1891 ~ 1962)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428 号

书 名: 问题与主义

著作责任者: 胡 适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198-3/I · 26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92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1947年6月，华北学联在民主广场上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和闻一多、李公朴追悼大会时，胡适发表讲话。



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举行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时的合影。胡适在前排右四。



胡适在演讲中。

1952至1954年，胡适在台湾多次公开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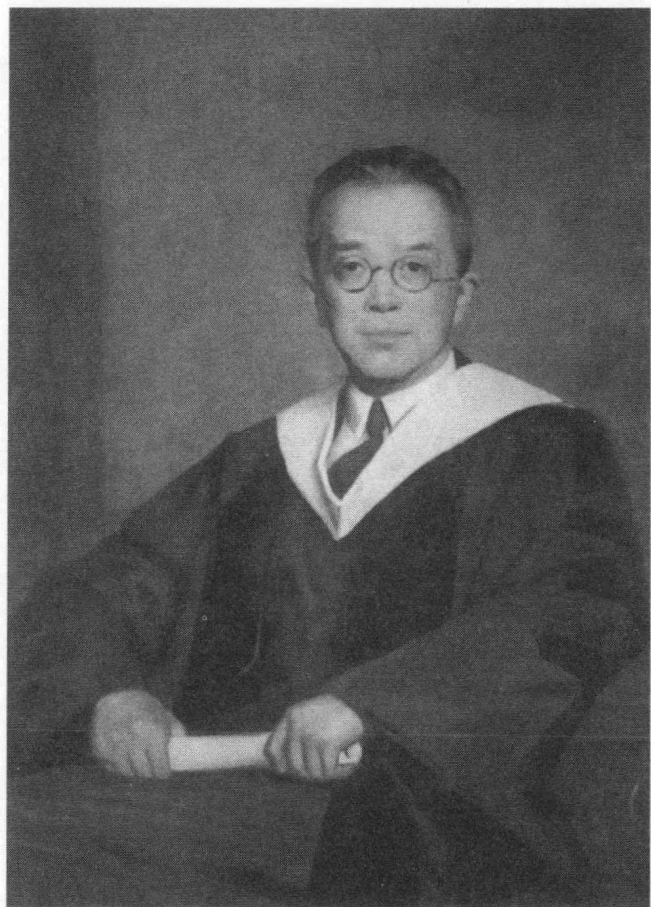
人權論集

紐約華僑印字館
有此書發售，我一齊
買了來，留作紀念。
胡適 廿三年廿九夜

胡適題



《人权论集》封面。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1931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着博士服的胡适油画像。

出版说明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文、史、哲等学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他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胡适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长达十八年，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他对北大情有独钟，遗嘱中交代将他留在大陆的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图书馆。为反映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博大精深的文化建树，本社在北大百年校庆的1998年曾隆重推出一套大型胡适作品集——《胡适文集》（12册），对所收作品均作了文字订正和校勘，其中有一部分作品，采用了胡适本人后来的校订本或北大的收藏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因文集早已售罄，多年来，一直有要求重印的呼声。此次重印，此套书的编者欧阳哲生先生又精心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对照已出各种版本的优长，重核胡适本人原始和修订版的文字等，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

从《胡适文集》之中精选部分内容，另外推出“胡适作品系列”。

胡适一生未参加任何政党，但他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并将之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曾经参与主编《每周评论》，创刊《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时评文章，极力提倡民主、思想自由。本书除了收录和“问题与主义”之争相关的文献，还收录了胡适谈论政制改革、思想革命、思想自由、人权等问题的文章。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本书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与内地通行的说法有不尽相同之处，对这些说法，我们未作删改，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说法，请读者在阅读时认真鉴别。本书的人名、地名、标点等，有的与现行用法不同，为保存原貌，亦未加修改。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目 录

问题与主义	/ 1
差不多先生传	/ 44
“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	/ 47
大家起来监督财政	/ 49
政论家与政党	/ 53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	/ 58
一师毒案感言	/ 62
拜金主义	/ 67
说 难	/ 70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 73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 77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 80
宪政问题	/ 84
民权的保障	/ 90
制宪不如守法	/ 97

建国问题引论	/ 103
建国与专制	/ 114
再论建国与专制	/ 122
论《宪法初稿》	/ 130
双十节的感想	/ 138
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 144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 150
政制改革的大路	/ 157
再谈谈宪政	/ 172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 177
容忍与自由	/ 181
我们走那条路	/ 189
人权与约法	/ 224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 233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 239
知难,行亦不易	/ 249
易卜生主义	/ 266
贞操问题	/ 289
新思潮的意义	/ 302

问题与主义

一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

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

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

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

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